

小时候,我在一封被父亲谨慎珍藏的信笺上瞥见一条街名:“愚园路”。

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,父亲也已去世好些年了,我才第一次辗转来到这座城市、这条路。其后几乎每年都回来,与我一出生就分别的亲人重新连接了起来;而愚园路弄堂里那栋前门封住后门、车库变成公用厨房、三层楼住了三家人的旧洋房,也成了我心目中上海的“家”。十多年过去了,老一辈随着岁月凋零,同辈的也迁到新式公寓楼房,我就不再频频造访坐落在576弄里这栋充满回忆的小楼了。

又过了十几二十年,我对上海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,才带着怀旧的心情回头细看愚园路的一些弄堂房子。旧家和附近几条巷弄当年兴建时有个名号叫“四明别墅”,听起来有点像现今时髦的高级宅第,却有着说不完的近百年的沧桑故事。

我这才发现同一条弄堂底曾经住着一位文艺界的名人“流行歌曲之父”黎锦晖(1891-1967)。现在大概很少人知道他早年曾参与编辑国语教科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# 跨越时空的邂逅

李黎

书;而他在近代音乐史上的贡献恐怕也逐渐要被遗忘了。他不仅写了近代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、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歌舞团,更编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音乐刊物、撰写了第一出儿童歌舞剧,打破了清末民初“女性不得登台表演”的禁忌,培养了无数音乐与电影圈的人才,包括大名鼎鼎的聂耳、周璇、王人美等等,甚至开拓了东南亚巡回演唱的音乐市场……这样带着传奇色彩的天才,却背负着创作“黄色歌曲”的罪名。

2008年,静安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576弄的弄堂口为他安上一块牌子,原来他的旧居就在这条弄堂43号。牌子上写的是:“黎锦晖(1891-1967),出身于书香门第,著名音乐家。主张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携手共进,积极改进俗乐,推动音乐的普及,创办专业的歌舞学校和歌舞演出团体,是中国近现代儿童歌舞音乐的开创者、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。1950年至1967年在此居住。”

我这才知道,自己15号的“旧居”离他很近,也算是跟这位了不起的音乐家做过先后的“邻居”。

黎锦晖并不是上海人。盘点他不平常的“书香门第”家世,他是被称为湖南湘潭“黎氏八骏”

中的老二。其实我最先知道的却是黎氏八兄弟中最小的黎锦扬(1917-

2022),因为他早期在美国以中国人题材撰写英语小说的华人作家之一。黎锦扬的第一部英文小说《花鼓歌》,是关于旧金山唐人街华人移民,两代之间文化和代沟冲突的故事;1957年甫出版就登上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排行榜,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出版畅销书的华裔作家,比后来写《女勇士》的汤婷婷、写《喜福会》的谭恩美早了二三十年。黎氏曾自豪他是希望通过这部小说展现中国传统文化,打破西方对华人的刻板印象。小说随即被改编成百老汇音乐剧,大受欢迎,

创下了连演600场的纪录,拍成电影也卖座。那时我年纪还小,没有赶上那阵热潮。倒是九十年代黎锦扬开始在台湾报章发表中文小说,结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旗袍姑娘》,感觉比《花鼓歌》好。

先是美国、台湾,再是上海,我以为自己跟黎氏兄弟的交会已经很奇妙了,但也仅此于此吧。没想到不久之前竟然“遇见”了最厉害的黎家老大——黎锦熙(1890-1978)!

作为湖南湘潭“黎氏八骏”长子的黎锦熙,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教育家,被称为“中国注音字母之父”,在创建中文注音和罗马拼音、推广普通话和白话文方面作出了极



北野山的秋天 (中国画) 李知弥

为重要的贡献。而说到湖南湘潭,不免想到另一位名人——没错,1913年黎锦熙在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,毛泽东正是他的学生。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深厚,1915年黎锦熙调到北京工作,两人保持了书信往来,毛在致信黎师时,常以“吾兄”或“仁兄”称呼他。

后来黎锦熙曾任多所高校的教授、文学院院长和校长,甘肃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是其中之一。从1941到1947年,他在艰苦的历史环境和极其有限的资源条件下,对学校做出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甚至考古研究,所以学校对这位前任校长非常感念。

不久之前,我因为做一场学术报告来到西北师范大学,邀请的教授告诉我校园里有一栋博物馆颇值得一看,作为一所大学的博物馆,其馆藏可谓相当丰富且有特色。我却是一进馆门就被一幅毛笔题字吸引,那正是曾经担任过校长的黎锦熙在1947年为毕业生书写的校训。这幅字的特别之处是有一半是大家看不懂的“符号”。

这幅毛笔字的下半幅是西北师大的校训“知术欲圆,行旨须直”,再加上“大漠孤烟,长河落日”八个字及黎氏的签名题款;而上半幅却是几行飞龙凤舞的“天书”,解说员说学校的师生无人能解。我一看就惊呼:这不就是我从小学就学的国语注

音符吗?黎校长把校训的注音用毛笔书法横写成四行,下面还有自己姓名的注音。于是我反客为主,对解说员逐字一一发问,同时指出校训中的“知”和“行”两字,黎先生在注音字母上都加了第四声的捺点,表示“知”应是作“智”来理解,而发第四声的“行”则是“品行”的意思。后来对几位教授提起,他们也都觉得闻所未闻,很是有趣。

面对这幅七十多年前的墨宝,我再度感到人生的际遇是何等奇妙!这三位黎氏兄弟,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各自有各自的地位和贡献,而我,竟然在不同地域由着不同的因缘,以不同的方式“认识”了他们。这是我的幸运,也是他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影响太显赫深远,竟然走在人生不同的时空,我都能与他们不期而遇。

# 自自然然

詹政伟

旧人物还没退场,新故事已经开始。

看《十三邀》中,许知远采访钱理群。当他们两人走在小区的花园里时,许知远时不时地借着花草树木,把话题往知识与思想方面引。每一次,钱理群都对许知远说,不要把知识强加给树木花草,不要把知识硬塞给花花草草,你就这样看看花花草草,多好。

看到这一幕,我怦然心动。我记起我自己亲历的一件事。

20世纪90年代中叶,我的某部小说被翻译到法国去了,译者是个大学教授。有一年,他来中国旅游,突然心血来潮要来江南小县城转一下,看看我

笔下的地方到底是怎么样。那时候,我还居住在一个叫酒鬯弄的县城小地方。当我带着她翻过一座叫永凝的石拱桥,穿过了三条弯弯曲曲的小弄堂才走到我家里时,她大为惊讶。感慨道,我明白你的小说为什么能写得那么曲里拐弯了。她一定要自己试着一个人再走一遍。结果她迷路了,跑到另一条弄堂去了,她自然就再也找不到我的家了。当我寻找到她时,她抚掌大笑。当我问她有什么感受时,她摇摇头,不肯说。我再催问。她有些不高兴地说,那是我自己的事情,好像和你没什么关系啊,我不想说,我要独自享受。

是的,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弄清楚来龙去脉的,而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刨根问底。

生活中讲真话应当受到鼓励,不过,如何讲才合适是一门学问。

当年我在某外企任职,从香港派来了一位总经理,声称欢迎员工讲真话,并对他的管理方式、所做的决定提意见,表达不同看法。员工们将信将疑,后来的事实证明,这位总经理所谓的欢迎讲真话是一个幌子,他是一个能力平庸、心胸狭窄、锱铢必较的人,几位轻信其宣言,表达不同看法的员工无一“挂冠”而去了。

当然,也有人真心实意欢迎下属的真知灼见的,一位瑞士朋友,当年担任某科技公司的CEO,他属下的一位产品经理提出一个方案:在做产品营销时,建议包装盒上附上一个醒目的标记,提示客户用完后要扔入“可回收”的废物箱,有益于环保。不料在管理层会议上被CEO否决了。会后,产品经理来到CEO的办公室,再一次提出并坚持自己的看法,她的方案被采纳了。这位瑞士朋友告诉我,他在会议上否定了方案,其实是考察员工的一种策略,要看看她是否能坚持自己的观点,是否敢于对老板的决定持异议。自此以后,这位产品经理被连续提拔两级,现在她已经成为这家公司的亚太区品牌总监了。

大凡碰到问题,通过率直的讨论有助于问题的解决,而要做到这一点恰恰是很不容易的。人们常会担心贸然讲真话容易引起对方的不满,挫伤彼此间的感情甚至被视为做了蠢事。

所以,在表述自己的看法时需要一些语言技巧,如:“我有一些想法想和你谈,现在提出来合适吗?”用这样的语气作为开场白比直接讲出意见要好。如果谈话的对方是你的长辈,或者是上级,你可以表示一下谦恭,在正式谈话开始前说:“我肯定已经想到了这一点……”这样,对方听了舒服,还觉得有面子。

既然鼓励讲真话,那么即使别人讲得不对,也要耐心听完。当初我任主管的公司每个月第二周的周二有一个管理层的会议,议事日程上必有一项叫“蓝色天空”的,就是让大家各抒己见,充分展开讨论。退休以后,我的继任者依然沿袭了“蓝色天空”的做法。

讲真话时要避免伤害别人,不要贬低、为难甚至恐吓别人。你需要对谈话的对方有足够的了解,有些人能接受比较尖锐的话语,而有些人则需要用婉转的表述。

我原来任职的公司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汇报销售指标完成的情况。有位销售经理的团队在某年第三季度作了一些客户经理的更换,却羞于对我直说,眼看全年销售指标无法完成,我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,他说更换客户经理是为了让明年的销售做得更好。我认同他的辩护,销售经理可以根据“战场”的情况作出人员调整,但我希望被及时通报真实的情况。我对他说:“未完成销售指标固然是坏消息,但到了第四季度给我一个失望是更坏的消息,我不会假装高兴地请你喝咖啡。”

# 讲真话有学问

周炳拯

# 登黄峦坪

赵玉龙

往上面走,山路突然变得宽阔迷人。两旁都是参天大树。温杉树笔直挺拔,赤树散发樟科植物特有的香味。石级缝隙间长满了青苔,充满岁月的痕迹。在一处空旷的地域,有不少新栽的温杉,我想,等20年后,这些树又该是参天的树木了。这样的林场像一个巨大的容器,生命总是这样轮回着,生生不息。

在接近黄峦坪的时候,回头往下看,连绵起伏的群山尽收眼底。我看到自己的家在一个小小的山坳里,那么小。我想,有多少这样的村庄被这样的山谷所滋养?山林茂密,一碧万顷。阳光很好,没

有看到山间的岚气,倒是闻到了各色植物所散发出来的浓浓的植物的清香。刚才还觉得山是比较高的,现在看过去,已经在我们的脚下很远了。这让我们觉得,站的高度不一样,所看到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。这里的视野要宽阔得多。这让我想起一位朋友说的话:当我们看书越多的时候,我们越觉得自己的无知。

不一会儿,已经来到坪上,这里的茶园更加宽广。有采茶的农妇正在劳作着。见到我们,从远处就向我们打招呼。山里人多数都很热情,其实我猜想他们也希望外面的人来看看他们,和他们说说话。这样,会让他们觉得不那么寂寞。

说,许多花都被神化了,桂花是最被神化的一种花。中国人都相信,那一轮圆月上的影子,就是桂花。唐代《酉阳杂俎》记载了吴刚伐桂的故事。中唐白居易说“天风绕月吹,吹子下人间”;南宋杨万里说“广寒宫一点,吹得满山开”——广寒宫是嫦娥的住处,嫦娥奔月和吴刚伐桂是两个本不相干的事情。他们都在月亮上,一个住在宫里,一个在外“劳动”——无效的伐桂,任凭怎么砍,创口立即长好。对了,他们各有一个跟班,嫦娥的跟班是玉兔,吴刚的跟班是蟾蜍。

关键在意境。中唐诗人王建《十五夜望月》“中庭地白树栖鸦,冷露无声湿桂花。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。”前三句大家都懂,第四句,古今人都说好,都说不同的好。我只觉得深情、情深、有一唱三叹之味。同样的桂花,有人深情咏叹,就有人不动声色,比如盛唐王维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

空”,那份最幽深的禅意,不愧是出自“诗佛”之手。南宋有两位女词人,最著名的当数李清照,“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”,把婉约词写成了豪放词。真正把桂花写到婉约深处的是另一位女词人朱淑真,同样出自仕宦之家,更加婚姻不好,郁郁早终,父母将其作品付之一炬。“一支淡贮书窗下,人与花心各自香”,美人采得一枝桂花,放在书窗之下,是人香,是书香,还是花香?恐怕都是一个温顺雅致的读书女孩跃然纸上。朱淑真更为著名的一首诗,写的是菊花:“宁可抱香枝上老,不随黄叶舞秋风”,透着不屈和抗争,也是她悲剧人生的象征。

赏桂胜地首推杭州。唐代诗人、武则天时期的宠臣宋之问,在灵隐寺写了一首诗:“楼观沧海日,门对浙江潮。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。”前两句大气磅礴,后两句空灵缥缈。这么无缝衔接,只有大诗人才能如此驾驭。白居易北

# 诗词亦如桂花香

韩可胜

# 十日谈

秋韵之行 责编:郭影

秋雨如针,酿泉水如线,穿起千年过往,明日请看《秋雨醉翁亭》。